



那畦菜园

□ 赵启杰

从部队转业后,我被安置到异地乡下的一所学校。在那个秋季,我像一粒被风吹落的种子,在那所校园里开启了自己全新的生活。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开学不久,校方就分给我一间三十平米的单间宿舍作为过渡房,才使我有了—处安身立命之所。

那个小院共有两排房子,拱型的院门,黄墙青瓦,座落在校园的一隅。这些建筑早先是作为女生宿舍用的,后来随着学校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,学生都住进了公寓,而这两排房子就作为老师的宿舍。平日里,小院内非常安静,只有到了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,院子里才开始热闹起来。我常常坐在自家门前的板凳上,望着老师们腋下挟着课本,身上沾满着粉笔的粉尘,匆匆忙忙从我的门前走过,随后小院内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。

我人虽然到了学校,但不知什么原因,我的人事关系却迟迟没有到,这实际上意味着我还并没有正式成为学校的一员。在那段日子里,学校安排我负责管理住宿生,夜晚有时跟几位老年人一道,在校园里巡夜,校方按临时工的标准发给我一些生活补助,等工资关系到来后,

再另作计较。

白日里,我通常是一个闲人,而恰恰我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在部队习惯了紧张的生活,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,虽然也苦也累,但内心充实。而学校的闲适让我感到有些迷茫,甚至有些失落,一时找不到努力的方向。在那些日子里,我曾多次顶着寒风,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往返几十里的路程,到相关部门去查询我的人事安排事宜,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人踢来踢去的皮球,每每灰头土脸而归。

幸好,我还有一个小院可回。每次从城里身心疲惫地回到那个小院,回到家的时候,妻子往往已烧好了午饭。午饭通常很简单,在教师食堂买一份小炒,再打一饭盒米饭,妻子有时也会秀秀她的厨艺。有一天饭后我盯上了两排房子之间的那片空地,那儿原是有一些花花草草的,学生搬走后便疏于管理,长满了荒草。当我决定在那儿开垦一片菜地的时候,心里竟然产生出一阵莫名的兴奋。

我从邻居那里借来了一把小铲刀,开始为我的工程奠基。记忆中,我几乎忙了整整一个秋季,硬是用铲刀开出了一片荒。在那畦菜地上,我把青菜栽得



整整齐齐,宛若一个阅兵方队,横看一条线,竖看一条线,斜看还是一条线。我常常在队列里走来走去,浇水施肥,检阅着它们的成长。那些青菜长势良好,但我一棵也未舍得食用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畦菜缓解了我内心的焦虑,成为我精神上的寄托。

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,我的菜园也焕发出勃勃生机,品种多样。既有青椒、西红柿,也有韭菜、四季豆……蝴蝶在这儿起舞,蜜蜂在这儿低吟,让我想起陶渊明笔下的《桃花源记》来。春天里总会让人产生很多美好的向往,而春天里的这畦菜园,却给了我很多的生活希望。暑假里,校园不再有往日里的热闹,而小院里的住户又大多是当地的教师,一放假,都不见了踪影。我与妻子每天都在忙着

收获,望着一袋袋的青椒,内心满满的成就感。

后来我落实了编制,调换了工作岗位,不再有闲暇去打理菜园,便将菜地分别送给了几个同事。偶尔空闲时也会去小院看看,但发现菜园被分割得非常凌乱,没有了昔日的那种美感。渐渐地,我也不再关注。

学校举办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,我回去参加活动,才发现那个小院已变为一片废墟。我抽了个空隙,又去了菜园原址,独自在那儿默默出神。我站在时光的眼眸里,望穿飘零的岁月,谛听溅起的华年,不由感慨万千。光阴流转,苍海桑田,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不断变化的经历?

感谢那畦菜园,在我那段失意的日子里,给了我希望和沉甸甸的收获。

色香味宝

椒盐里脊肉

食界传奇

平桥豆腐

平桥豆腐属淮扬菜系,是江苏淮安的一道名菜,豆腐鲜嫩油润,汤汁醇厚,油封汤面,入口滚烫。豆腐片洁白细嫩,辅以鸡汁海鲜,味美汤浓,深受食者喜爱。

关于平桥豆腐有个历史典故:相传,乾隆皇帝下江南之时,乘龙舟路经平桥镇。当时有位名

叫林百万的大财主,认为这是天赐良机,是讨好皇上的大好时机,于是他仗依自己拥有百万家产,令人在淮安至平桥镇四十多里的路上,张灯结彩,铺设罗缎,把皇上接驾到家里。林百万是个很有心计的财主,早在接驾之前,他就派人探听到皇上的饮食口味,于

是他命家厨用鲫鱼脑子加老母鸡原汁烩当地的特色豆腐款待乾隆。乾隆虽然尝遍山珍海味,可是没有品味过如此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,他品尝以后,连连称好。接驾以后,鲜美可口的平桥豆腐便不胫而走,从此誉满江淮,成为淮扬菜系里的传统名菜。

难忘的苗乡咂酒宴

□ 高致贤

回到阔别41年的苗家山寨,当年我的学生多已成为老人,现实发生了诸多变化,唯“咂酒迎宾”之传统依旧。我并非什么嘉宾,但主持宴请我的苗家青年对我格外热情,“老师,您到深圳去了这么些年,喝过杂酒没有?”我说:“听说民俗文化村里有,可我没有喝上。”于是,一坛汪汪澄澄的杂酒抬将出来,置于主人堂屋中央。好几棵吸酒管子齐刷刷插入坛中,主人分给每人一棵,我得到的竟是塑料管。一看与众不同,我问他们为何乱改历史?回答是,“有的客人嫌我们用竹木做的酒竿子土气。”我让他们给我换一根土酒竿子来。

所谓土酒竿。即当地一种野生空心灌木条,俗名酒竿子。杆如小指般粗细,长1米左右,主杆光滑无枝,折下便可吸酒,木味微苦,有杀菌之功,其根煎服可驱蛔虫。握酒管而低头吸吮,土语叫“咂”。所咂之酒多用当地出产的毛稗、小米等杂粮酿造,故称杂酒。酒成之后,加入矿泉水浸泡,使其汁糟分离。糟散为粒,珍珠般的粒子漂浮在面上,拨开珍珠,酒汁清醇,澄黄澄黄,玉液琼浆也不过如此。管插坛中,吸吮其汁,各自尽量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有《咂酒诗》(亦称《杂酒诗》,见《太平天国诗选》)对咂酒有着十分形象的描述:“千颗明珠一瓮收,王侯到此也低头。五岳抱住擎天柱,吸尽黄河水倒流。”诗中的“明珠”即糟籽,“低头”乃吸酒姿势,“五岳”即五指,“擎天柱”即酒管。“黄河水”誉黄澄澄的酒液。传说此诗为石达开西征途经贵州大方县,当地苗家待之以咂酒,有感而赋。但史料只言其军过大方,石达开本人并未到过那里。也许是其下属带去“杂酒”奉献,或其听下官讲述咂酒情景受到感动而作,也未可知。但那描述却形象生动。而今,苗家山寨的咂酒宴又添了新内容。美味佳肴配咂酒,传统现代相结合。新春佳节,良辰美景,抑或嘉宾去到六寨苗族兄弟家中,热情的苗家必招待咂酒。慢慢领略苗乡咂酒宴,别有一番爱意在心头。